

# 清明飘杏花，思念走天涯

□ 陈世宏

清明的雨飘过了千年，从春秋的古籍里，从杜牧的诗行里，从寒食节的雾气里，轻轻滴落成农历里的某一个节日，又慢慢绿了山树的笛音，润了小村的杏花，湿了凝望的山脊。

在某一处山脊下面，清明已经在村子边、田野里、山坡上滚落了一地的三月。桃红柳绿是不变的色调，杏花是风姿绰约的村妇，她酿的酒的香气飘过牧童的手指，为一位诗人开启了酒家的柴扉，也把清明的冷雨蘸上了暖香。

有酒的清明从此不仅仅属于冷寂空寞的追思。当先人融入青山翠柏，当慎终追远成为一种方式，当缅怀祖辈成为一种心情，清明属于后人的，还有万物复苏春暖花开和欣欣向荣的欢畅。

清明，只告诉我们从哪里来。未来，才是我们要去的远方。清明，是一场祭祀，更是提醒的路标。日子，不仅仅是为过去准备。每一场花海，都是幸福的盛宴；每一次花开花落，都是时光之水的涟漪。我们，有幸来过，看到每一树花的盛开，都是一次缘分，都值得珍惜。因为，来生这树，这花不一定还能遇见，遇见了不一定还能记起。清明，是画过红线的句子，每一场雨、每一阵风、每一树花，连同清明的看花人和遥指的杏花村，都是珍惜的重点。

不要等失去了才去追忆，一地的泪水不及曾经的一次问候，半生的怀念不及需要时的一次陪伴。不要把清明当成一种弥补。清明需要的是缅怀，更是释然和展望。清明，人们把追思凝固成梨花，把幸福开满花枝。踏春，是承前

启后。

一直想，为什么古人要把清明定为思古的节日，哀思应该属于深秋或者隆冬啊？待到满眼春光时才顿悟，古人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，让人明白，春去春还来，人去人不在。多珍惜春光，多珍惜人生，多珍惜幸福，多珍惜一种缘分，是多么开心和有意义的事。

心有桃源，人生处处有桃源。心有花开，人生处处有花开。去年今日此林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今年的清明今年的人，明年的车马又去了哪一片桃林。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明年的清明，昔日的桃花已变成樱花。变了也许是人，也许是花，也许是牧童遥指千年的时光。

只有清明，还站在岁月里，站在今天的杏花里，不管很多人，在，还是不在，都把四季的花海舞成春天的模样。

## 回家的路

□ 孙臣付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4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回乡下老家，行走在平坦的乡村公路上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几十年前在农村道路上行走的情景。

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，家住汝颖灌渠北岸的襄城县双庙乡岗孙村。记忆中，村里有一条通往许南公路的路。这条路不太宽，大约有5公里长。晴天，路面上有尘土；雨天，路上泥泞不堪。儿时，我和同伴下地割草、拾柴火没少走这条路。这条路通往我姥娘家。我姥娘家在本县库庄镇李树村，紧挨许南公路。每到节假日，我和哥哥便步行去李树村看望姥爷、姥娘。有时，我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去姥娘家串门，途中走到公社林场时，歇一会儿再继续走。姥爷、姥娘对我们非常亲，总是把好吃的东西放着，等我们去了拿给我们吃。那时，我觉得去姥娘家串门，虽然走得很累，但特别高兴，不仅吃到了美食，还一饱眼福，可以看到许南公路上来往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公共汽车，以及公路两边的风景。

我高中毕业后，热衷于业余新闻报道，学有所成。1986年3月，我踏着家乡这条黄土路上的热土走入襄城县人民广播电台，成了一名记者。从此，我的写作条件改善了，新闻写作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虽然我进城参加了工作，但骨子里仍然是农民，不忘初心，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。每到星期天，我都坚持骑自行车回家，这样既锻炼了身体，又丰富了农村生活，使我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加接地气，更加贴近农村、农业和农民，使读者喜闻乐见。

几十年前肩扛自行车、踏着泥泞的道路回家的情景，我仍然记忆犹新。那是1992年夏季的一天，雨下得很大，我采写的《城关烟站看车重复收费应该制止》一文获得襄城县首届“烟草杯”新闻大赛优秀作品奖，奖品是一部“黄河”牌半导体收音机。我拿到收音机，如获至宝。

当天下午下班后，我看雨停了，第二天又恰逢星期天，便小心翼翼地将收音机装入绿色挎包，骑自行车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谁知，当我沿着许南公路骑到库庄镇李树村时，发现通往村里的路泥泞不堪，自行车是骑不成了。我推着自行车沿着路边生有杂草的小路走。走了一会儿，自行车轮胎上全是泥，推不动了。这时，我灵机一动，折了一根小树枝，刮掉轮胎上的泥边推车向前。可是，时间长了，自行车又推不动了。天越来越黑，路上不见行人。为了赶路，我肩扛自行车向前走。我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有力气了继续走。5公里路，我走了5个多小时。到村西头时，我累得一步也走不动了。我把自行车放下，踩着泥泞的道路走到村东头的家里，将熟睡的妻子从梦中喊醒。妻子醒后，起床和我将自行车抬回了家。

这段路程，是最难忘的一段路程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在想，土路什么时候能修成柏油路就好了。

美好的憧憬变成了现实。后来，县里投资把这条土路拓宽了，修成柏油公路，取名库新公路。

每当想起这些变化，我就心潮澎湃，由衷地感谢党的好政策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。



渡

吕科摄

## 先有钧阳宫，后有禹州城

□ 潘天栋

在禹州市南15公里处有一个村庄，叫钧阳宫。这里以前有个古老的庙宇，传说最早叫濯龙宫，是大禹的行宫，也是他治水歇息和议事的地方。

禹治水成功后，舜封他为禹王，仍居住在这里。禹把濯龙宫扩建修饰后，更名濯龙城。禹死后，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，在具茨山南的颍水岸边新建了一座城池，始称夏邑，后称阳翟。搬迁后，濯龙城一度荒废。春秋时期，道教

鼻祖李耳云游到此，看到这里是一块宝地，经过整修，更名钧阳宫后住了下来。据说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长久以来，方圆百里都在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先有钧阳宫，后有禹州城。”

据老人讲，早年的钧阳宫占地千亩，有山门、正门、殿门三道门。大殿里供奉的是太上老君弟兄三人，称三清殿。钧阳宫的山门后来又被马文升改为钧州门。钧州门三字也为马文升亲书。院内大小碑刻几百座，最大的要数唐代尉迟敬德立的一座和明朝天官马

文升立的一座。两座碑头上雕刻有双龙戏珠图案，人称“交龙碑”。两座石碑下边是两个青石雕刻的螭，驮着大碑。这两座交龙碑现存有马文升残碑数块，被村民保护了起来。村里的老人们说，以前钧阳宫院内有松柏数百棵，大的需要两人合抱。

钧阳宫古刹毁于1951年，被拆除后，用上边的材料建了一所村民小学。近几年，人们认识到了它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，在原址墙壁上作画撰文，弘扬大禹精神。

### 桃园春思

□ 沈皖

曲径流光暖，  
疏枝影自寒。  
蝶来思旧梦，  
燕过倚新栏。  
昨日银烛满，  
今宵月已残。  
韶华归何处，  
流水不肯言。

### 盼春雷

□ 邢志坚

迎来春雨沐春风  
过罢雨水盼雷鸣  
春雷滚滚如号令  
百虫起身万物生

紫燕斜飞大雁归  
芳草萋萋柳丝青  
麦苗拔节油菜旺  
斑鸠咕咕催春耕

盼春雷，春雷动  
霹雳启蛰阳气升  
春和景明二月二  
巍巍中华腾巨龙

### 洞天春色

□ 田耕

花红草绿争艳，  
水碧天蓝汽暖。  
柳扭柔枝嫩芽恋，  
玉兰洁白展。

迎春礼数泛泛，  
杏眼出墙点点。  
喜鹊筑巢，柳莺歌唱，  
春光无限。



栏目主持：庄生